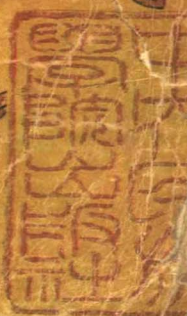


玉碧門劍

古龍 著



新
劍 門 碧 玉

第
一
卷

古 龍 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剑门碧玉

古龙著

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

(北京白石桥二十七号)

西安市报刊零售公司经销

郑州铁路局西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41印张 900千字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西安第一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0

书号: I S B N 7—81001—052—2 / I .10 定价10.50元

三个人，当真是谈何容易？

她只是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，一路上，听得武林中人，纷纷传说，已然停止了多年的邪派人中比武排名大会，将在中秋佳节，在巫山朝日峰上召开。当年大会，争得第一名头的那人，来也神秘，去也无踪，武林之中一直不知他是谁，此次大会，将由当年排名第二，阴风蛇叟司徒本本主持云云。

那时候，董小梅已然来到了江南。正是严寒已过，新春将临，轻黄破蕾，微绿生柯之际，可是董小梅的心情，却仍然极之沉重不快。

那一天，她来到了姑苏城外，随着行人，向城中缓缓走去。在将近城门之际，已然十分熙攘，董小梅忽然觉得，有人在自己的肩头上，轻轻地拍了两下！

董小梅只当是僂薄弟子，想对自己轻薄，她心中闷气，正无处可出，不由得勃然大怒，转过身来，正待好好地教训其人一顿时，却已然听得一个甚是熟悉的声音道：“董姑娘，久违了！”

董小梅已然扬起的手掌，立即停了下来，定睛看那人时，却又不禁“哼”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原来是你，你还有面目见我么？”

那人一身衣服，极之夺目，面目也极其英俊，正是在衡山之中，与之相遇，指点董小梅到天柱峰去的司徒仇！

当下只见他剑眉微微一扬，面上现出了一个十分讶异的神情，道：“董姑娘何出此言，在下有何处得罪了董姑娘么？”

董小梅想起在天柱峰上，自己取出了他所给的那块玉玦，差一点没有给皓首神龙一掌打死那件事来，更是不愿理

他，“呸”地一声，道：“问你自己！”讲完之后，转身就走！

她加快了脚步，不一会，便进了城门，心中暗忖，半晌没有声息，司徒仇大约自觉没趣，已然走了，若不是自己不想多事，当真不能便宜了他！她一面想，一面回头看去。

一看之下，董小梅不由得一愣。原来司徒仇非但未曾离去，而且还亦步亦趋，跟在自己后面，离得她极近！董小梅不由得怒道：“你跟住我不走，想要作甚？”司徒仇道：“董姑娘，三个来月前，在下好意对待姑娘，以后又从未见过去。董姑娘刚才所说的话，在下实是难明，想要请教一二。”

董小梅见他，竟然赖得一干二净，心中更是大怒，扬起掌来，便待向司徒仇掴去，可是司徒仇的动作，却比她更快，一伸手，已然握住了她的手臂，低声道：“董姑娘，此际在大街之上，未免惹人注目，若是在下，当真有该打之道，在无人之处，只要你不怕闪了手，便容你打一个够如何？”

董小梅四面一看，果然已有几个途人，在对自己，伫足而观。

司徒仇的话，实在是一点骨气也没有，而且花巧太过，任何人都可以听得出其人油嘴滑舌，心术定然不正。但是象董小梅这样的少女，正是极其要人恭维的人，听了居然十分高兴，心中对司徒仇的敌意，也在不知不觉之间，轻了许多。

司徒仇微微一笑，放开了董小梅的手臂，董小梅道：“等一会我要打你时，你可不能还手啦？”

司徒仇笑道：“自然，但董姑娘为何要打我，在下倒颇愿一闻，看你神色，象是远程而来，何不先休息一会再

说？”

董小梅闻言，不禁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也好，我们去投店罢！”

司徒仇一笑，道：“大可不必，我识得一位朋友，极之好客，就在城内黄鹂坊居住，地方也极之清雅，董姑娘何不随我前去？”

董小梅道：“我又不识他，怎好去打搅他？”司徒仇笑道：“那位朋友，若是闻得董姑娘的大名，怕不要倒履相迎！”

董小梅听了，不禁有点飘飘然起来，便点头道：“也好！”当下便跟着司徒仇，穿过了大街，又转了几个弯，已然在一所大宅面前站住。

那一所大宅，气象极之宏伟，门口站着四个劲装大汉，一见司徒仇，立时垂下手来，司徒仇只是略一点头，便走了进去。

才一进大门，便见两个管家模样的人，迎了上来，道：“正在东大厅上，等着你啦！”司徒仇道：“这位董姑娘，乃是冷面阎王董路之女，你们先让她休息一下，不得怠慢！”

那两个管家打扮的人，想来也是武林中人，一听得“冷面阎王董路之女”八字，面上顿时改容，态度更形恭谨，齐声道：“董姑娘且随我来！”

董小梅此际，心中也不禁犹豫了一下，因为司徒仇究竟是什么人物，她实是一无所知！而且，司徒仇还几乎害了她，是否应该相信他呢？

但是董小梅却并没有考虑了多久，在那两个管家，殷勤的招呼之下，便已然跟着他们，向前走去。一路上，雕栏画栋，气象富贵之极，到了内堂，才有四个小丫环迎了上

来。

那两个管家吩咐道：“这位董姑娘，乃是一等贵客，好生服侍，不准怠慢！”四个丫环答应，董小梅只跨前了一步，四个丫环，已然如同众星拱月也似，将她围在中间。

第二十六回 竹篱茅舍

董小梅一生之中，从来也未曾有过这等经历，早又不由自主，跟着那四个丫环前去，内堂之中，更是精致到了极点。那四个丫环，服侍董小梅沐了浴，又捧出一套极是华丽的衣衫，给她换上，才又奉上食物，董小梅早就饿了，狼吞虎咽，吃了个饱。

待到吃完，她才想起，应该问一问此间的主人是谁才是道理，可是，尚未待她开口，那四个丫环，一齐后退，门口人影一闪，司徒仇体态潇洒，已然走了进来，进门便笑，道：“董姑娘，这里如何？”

董小梅对司徒仇的敌意，此际几乎已然尽去，笑道：“好得很，这位朋友是谁啊！”司徒仇却并不立即回答，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董小梅，看得董小梅面颊发红，微嗔道：“你看什么？”

司徒仇笑道：“董姑娘，你这一装扮，天下的美人，全给你比下去了！”

董小梅面上，又是一红，道：“别乱捧我！”她口上虽是如此说法，但是心中却极其高兴，心想司徒仇看来，不象是坏人，那玉玦一事，大概另有曲折，还是不要提起的好。”

司徒仇的话，才一出口，那四个丫环，又在一旁，不断凑趣，董小梅心中更是高兴。司徒仇笑道：“董姑娘，本宅主人，正在东大厅中相候，还有许多武林中高手，也待瞻仰姑娘风采！”

董小梅道：“我在武林中，藉藉无名，算得什么？”

司徒仇道：“董姑娘太客气了，且随我来吧！”两人一齐走了出去，没有多久，便到了一座老大厅堂的门口，她和司徒仇两人，才一在厅堂门口出现，大厅之中，约莫坐着十七八人，全都“刷”地站了起来，司徒仇领着董小梅跨了进去，向董小梅介绍主人，再由主人，介绍那十来个武林中的人物。

宅主人乃是一个胖得出奇的胖子，叫着阴阳手林独，其余许多人，名字一时也记不住那么多，但听司徒仇说来，也全是武林之中，颇有名头的人物。大厅之中，正在乱着，忽然听得“叮叮”之声，又有一人，走了进来。

董小梅回头一看间，不由得怔了一怔，进来的人，正是司徒本本！

董小梅只有在山神庙中，和阴风蛇叟司徒本本见过一次。

那一次，司徒本本倏来倏去，当真如同神龙见首，给董小梅留下极深的印象，而且，司徒本本，名头之大，也是非同小可！

但此际，司徒本本，一进了大厅之后，却是满面笑容，直向董小梅走来，道：“贤侄女，董大哥可好么？在下是司徒本本！”

董小梅更想不到司徒本本一开口，便对自己，如此亲热熟络，再加上众人面上，甚有欣羡佩仰之色，她心中实是兴

奋到了极点。本来，她也不知司徒本本和自己父亲的交情，是否够得上称兄道弟，竟自答道：“他老人家好，多劳司徒伯伯相询！”

司徒本本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此间得董姑娘一来，生色不少！”

众人齐声附和，董小梅象是在片刻之间，大了好多，因为和她在一齐，对她如此恭维的，全是武林中的有名人物！

众人又寒暄了一会，才一齐坐了下来，高谈阔论，言语之间，将董小梅几乎捧到了天上！而董小梅也一点不察，其间是否有什么阴谋。开始，她对于众人的恭维，还觉得受之有愧。

可是没有多久，她便安之若素，丝毫也不感到众人是在夸大，反倒也跟着众人，自夸自大起来。

天南地北地扯了将有半个时辰，座间一人忽然道：“最近，怪医姚九霄，绿发婆婆，金剑书生，乃至于太行双雄等人，仍然在追寻矮土地谷守昆一事，董姑娘可有所闻么？”

董小梅为了要表示自己，见多识广，忙道：“自然知道，当那些人，有一次围攻谷公公之际，还是凭我一句话，将他们惊走的！”

座间立时又响起了一片惊叹之声，又有一人道：“这些人费尽心机，要寻找谷守昆的下落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，乃是一大秘密，不是我夸口，只怕除我以外，再也无人得知！”

那个人的话，才一说完，司徒本本一笑，道：“且莫夸口，难道贤侄女也不知么？”

董小梅连忙道：“我自然知道。”

那人却不服道：“董姑娘知道？在下却有点不信，董姑娘请说一说，看可是也不是！”

董小梅道：“他们还不是为了九原——”她才讲到此处，心中便自一动，想起谷守昆曾经对自己千叮万嘱，嘱咐自己，不可讲出这件事来，如今不知该不该说？

她才顿了一顿，那人又已笑道：“董姑娘可是不知道了？”

董小梅给那人一激，不再多想，道：“谁不知道？他们是为了九原清笈！”

那人却大摇其头，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董姑娘究竟还是不知道！”

董小梅一听，不由得心中有气，道：“怎么不是？谷公公还将有关九原清笈的一件东西交给我，吩咐我带走的哩！”

此际，董小梅是已将谷守昆吩咐她的话，丢到了脑后，竟连绝不能向人讲的话，都讲了出来！

只听得司徒本本道：“贤侄女，你要证明你所知是真，也很简单，将谷守昆给你的东西，给大家看上一看，便可证明你在武林中见闻，实有众人之上！”

董小梅道：“这有什么不能？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已然伸手入怀。在她伸手入怀之际，她心中又闪过了一丝念头：这东西，连自己也始终未曾看过，能不能给他们看呢？可是，她却并没有想了多久，便将谷守昆交给她的那只扁平盒子，自怀中取了出来！她觉得目前，最要紧的，是要让众人，看得起自己！

她取出了那只盒子，便毅然将之用力揭了开来！

盒子一揭开，她才看到，放在盒子中的，原来是一把折扇！

那柄折扇，长不过七寸，檀香木为骨，一打开盒子，便觉得香气袭人。

董小梅此际，实在也想不通那柄折扇和“九原清笈”，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她却立即将折扇取了出来，道：“这便是了！”

阴风蛇叟司徒本本，一见到了那柄折扇，目中异光陡盛，道：“贤侄女，请给我一看。”董小梅将那柄折扇，递了过去，司徒本本接在手中，手儿甚至于也在微微发抖！

只见他“刷”地一声，将那柄折扇，打了开来，董小梅离他有两个座位，只见折扇的一面，写着二十来个字，另一面，则画着一幅山水，也看不清那些字，写的是什么。

司徒本本两面一看，便自一声欢啸，“刷”地又将折扇合拢，啸声未绝之中，陡地见他，身形一长，钢拐点动，“叮”地一声，整个人掠了起来，如烟也似，向外掠了出去！

这一下变化，董小梅当真是做梦也未曾料到，她连忙“霍”地站起来时，已然听得“叮”地一声，但是那一声，已然从大厅之外传来。

董小梅吸了一口气，张口欲呼时，第三下“叮”地一声，传入耳中，少说也在十来丈开外！

董小梅在一时之间，不由得手足无措，叫了司徒本本两声，了无回音，急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司徒伯伯怎么了？”

大厅中的人，却俱都好整以暇，一点也不急，道：“谁知道他啊，董姑娘，你与他如此熟悉，难道反而不知他作什么？”

董小梅急道：“我和他熟悉什么？今天才是第二次见到他！”

众人惊愕道：“这倒奇了，我们只是闻他之名，有几人

还是初次见他哩，你称他为‘伯伯’，如何会才见他两次？”

董小梅听了，不由得呆了半晌，连忙想在人丛中找司徒仇时，司徒仇却已然不知去了何处。董小梅想起，刚才自己在高兴头上，也未曾留意，确是好久未曾听得他讲话了！

当下她又问道：“司徒仇呢，他到哪里去了？”那些人也一起摇头道：“司徒仇？这是什么人，我们不识得他啊！”董小梅一想刚才进来的情形，司徒仇的确只向自己介绍主人，并未与众人交谈，她连忙一个转身，向林独道：“林朋友，你也不认得司徒仇么？”

林独微微笑道：“我自然识他，只怕他走开了，不久便会回来，就是司徒本本，只怕也立即会回来的，姑娘急又何用？”

董小梅此际，方寸已然大乱。她也隐隐感到，那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事，但是众人，却尽皆笑脸相迎，想要发作，也是不能，而且，司徒本本的武功，远在自己之上，再追也追不到，只有希望他快些回来，只得又坐了下来。

刚才，董小梅还是兴高采烈，但是此际，她失去了谷守昆交给她的东西，却是无精打采，众人的话，也无心去听，只是频频望着门口，怎知一直等到掌灯时分，连司徒本本的影子都未见！

董小梅再也忍受不住，大声道：“林朋友，司徒本本，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阴阳手林独，满是肥肉的面上，现出不耐烦的神色来，道：“董姑娘，你已然问了多少遍了，他不回来，我怎知道？”

董小梅怒道：“他带走了我的东西，我自然要追问他的

下落！”林独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董姑娘，咱们话可要说明白了，那柄折扇，是你自己亲手交给他的！”

董小梅一听，不由得呆了半晌，道：“若不是你们说起什么众人围攻谷守昆一事，我怎会将那东西，取了出来？”

阴阳手林独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董姑娘，你若是喜欢呢，就在此住上十天八天，也不要紧，在下总是竭诚招待，若不是你不喜欢，随时离去，也不会有人留驾，一切悉听尊便！”

林独那几句话，虽然仍讲得十分客气，但分明已然下了逐客令！

董小梅后退了一步，将事情从头至尾地想了一遍，她开始觉得，从司徒仇对自己甜言蜜语开始，一直到此际大厅之中，众人对自己如此态度，一定都是一个有计划的阴谋！

不消说，在暗中摆布自己的，一定就是自己已然上过他一次当的司徒仇！

董小梅想到此处，心头不禁大恨，大声道“好！你们难道不怕我的父亲么？”

董小梅此言一出，更是惹起了哄堂大笑，林独道：“董姑娘，你给令尊赶了出来一事，谁不知道？要怕令尊的，乃是你自己！”

董小梅闻言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心想难怪他们，肆无忌惮，原来他们早已将一切，全都打探得清清楚楚了！

想来，他们不向自己用强，绝不是因为怕自己，而是未能肯定谷守昆是否真将那物事交给了自己，所以才要令得自己，亲手将那东西，交了出来！

这三个月来，董小梅到处寻不到沈觉非的踪迹，心中自然是鬱闷无比，更那堪此际，又失了明知是十分重要的物

事，她不由得越想越恨，猛地跨前几步，叱道：“不论如何，我只找你们算帐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手已然按在腰际，寒铁索的活扣之上。

阴阳手林独听了，面色立时一变，道：“董姑娘想要如何？”

董小梅一抖手，“玲琅琅”一声响，寒铁索已然出手，喝道：“要杀了你这胖贼，替我消气！”身子向前一扑，寒光闪耀，一招“寒鸦晚号”已然向林独当头罩了下来！

林独仍然端坐在椅上不动，面色阴沉，董小梅正在想他何以如此镇定间，忽然觉得背后风生，董小梅不由得猛地一怔，连忙强一转身时，“嗤”、“嗤”两声，两柄长剑的剑尖，已然在她腰际掠过。虽然未曾伤及皮肉，但是左右衣襟，却俱被划开了一道口子！

董小梅顾不得再攻林独，抖起寒铁索，又向那两人攻到。

可是，她这里一招才发，那两人却已然向后，退了开去，紧接着，一个手持短刀的矮子，已如旋风也似，着地滚到，使的正是“地趟刀”法，董小梅吃了一惊，一跃而起，寒铁索一沉，向下压去，但就在她身在半空之际，背后重又风生！

这一次，董小梅人在半空，百忙之中，想要躲避，已然不及！

她向那使“地趟刀”的矮子所击出的一招，尚未得手，左肩之后，“砰”地一声，已然中了一掌！那一掌的力道极大，击得董小梅满天星斗，身不由主，凌空向外，跌了出去！

一直跌出了丈许，才勉强立定，可是刚一站定，“飕”地一声，一柄判官笔，已然点向她的右腰腰眼，董小梅寒铁索向右疾挥而出，此际，她心中又怒又急，早已不理什么招数，只是乱打乱挥，自然更是吃亏！寒铁索才一向右挥出，左手空虚，眼见一人，疾闪而至，“呼呼”风生，一拳击到，董小梅却是难以躲避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一拳正被击中左胸！

董小梅只觉得胸口一甜，只来得及看清那人，乃是一个虬髯大汉，眼前一阵发黑，便自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，人事不省！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董小梅方始醒了过来，只觉得眼前，一团漆黑，左胸仍是隐隐生痛，摸了摸口角，潮腻腻地，想是受伤之后，还曾吐过血来。

董小梅呆了一会，手在地上，用力一按，一跃而起。可是，她才一站起，便觉得满天星斗，头重脚轻，重又“咕冬”栽倒！

这一次，她跌倒在地，觉出寒铁索正在自己身下，她摸索着，将寒铁索抓在手中，重又挣扎着，缓缓地站了起来。

其时，她已然可以看出，自己是在荒野之中，她奇怪何以那些人不杀了自己。但是继而一想，便已然明白，一定是他们知道，自己若是死了，给父亲得知，只怕也不肯放过他们。

但如果将自己打成重伤，不敢再去找他们，则虽然给冷面阎王得知，也是自己做的傻事，自然绝不会代自己出头！

董小梅踉跄向前面，走出了几步，倚着一个枯树头，喘了几口气，定了定神，心想自己受的伤极重，这里又不知是什么所在，若是有什么歹人猛兽，窜了出来，自己却是万万

无法应付！还是趁早先找一家人家，去借宿一宵再说的好。

她折下了一枝枯枝，拄着它向前，慢慢地走去，好一会，才看到水光掩映，已然来到了一条宽约两丈许的小河旁边。

在小河边上，用竹篱围着，有三间茅屋，新月微露，看得出那三间茅屋，草色甚新，董小梅来到了竹篱门前，手一推，“吱呀”一声，便将门推开了来，她倚着门，道：“有人么？”

此处附近，除了这三间茅屋之外，别无人家，静得出奇。董小梅伤重之后，声音自然不高，但是她一开口，却也惊得附近树上，倦鸟乱飞！

董小梅等了一会，不见有人回答，又问道：“有人么？过路女子，只求借宿一宵！”讲了之后，等了许久，仍是无人回答！

董小梅心中，不禁大是奇怪，暗忖此处不象是没有人居住的废屋，多半是种田人家，日间辛苦，因此夜来，睡得香甜，是以前听不到自己的叫声之故。她一想及此，便又向前走去。

才走得几步，脚尖便踢到了一件东西，将那东西，踢开了尺许，还听得“当”地一声。

董小梅低头望去，一望之下，她不由自主，身形一晃，几乎跌倒！原来，给她踢了开去的，竟是一只被齐腕断下来的人手！而那人手，五指紧握，还握着一柄短刀，刚才那“当”地一声，便是短刀碰到了一块石头所发出来的！

董小梅万料不到，在那样宁静的农舍之中，竟会发现如此可怖的东西，呆住了好一会，作声不得。但茅屋之中，却是始终没有什么动静。

董小梅心想，反正自己此际，要走也走不快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何不索性到茅屋之中，去看一个究竟？

主意打定，便又向茅屋之中走去，来到了正中一间的门口，一伸手，“呀”地一声，虚掩着的门，便被推了开来！

董小梅早已料到，在园予中，既然会有断手，在茅屋中，也一定会有什么可怖的事，在等着自己，果然不出她所料，才一推开门来，月光映入屋中，便见屋中，横七竖八，躺了一地的尸体！

董小梅因为早有准备，因此心中反倒不象刚才那样吃惊。

她在门口站了一会，慢慢地向前，走出了一步。因为地上的尸体，实在太多，几乎找不到插足的所在，她走出了一步之后，不得不以手中的树枝，将一个死人，拨了开去。

在她一拨之下，那死人翻了一个身，董小梅向之一望间，不由得又是一怔。

那人虽已死去，但是他的致命伤，是在胸口，面上并未变形，董小梅一眼便已然认出，那人正是在林独宅中的一个！

董小梅呆了半晌，又接连翻转了其他几个死人，一一看去，竟全是那些人，连击她一掌，令她身负重伤的那个虬髯汉子，也在其中！

董小梅心中又是高兴，又是奇怪。

她本来将那些人，恨之切骨，如今见他们，尸横就地，自然感到痛快之极。

但是，对于那些人，究竟是死在何人之手，她却又不禁奇怪！

董小梅心知这些人，若是单力独门，武功也不一定在自